

# 相信所有开过的花的美都会被记住



长远，走不成功。成熟的作者，个人经验仅仅作为他作品的一个支点；更成熟的作者，会在作品完成后，不着痕迹地抽离那个支点。读者可能会完全不知情，可是作者心里有数，什么是他本人，什么是他的同理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超高的想象力塑造出来的，所以，我在创作的头十年，就基本能够有意识地不把作品和作者混为一谈，我希望作者脱离作品，甚至也不是幕后推手，他最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影子，或者连影子也不是，他被完全忽略。

**青年报：**第三阶段的创作主要是《大风》《大野》，包括前边提到的《大江》。这几部作品都是在美国写的吗？从大洋彼岸，拉开距离看中国，看你书写的人和事，视角应该特别不一样，和以前的作品相比，有没有异常的发现或者说是超越？

**李凤群：**长篇小说中，只有《大风》和《大野》是在美国写的。我还在美国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，比如2023年底出版的《天鹅》就是。你说得对，拉开距离看生活，看中国，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。要我说，“消除误解”是距离感带来的巨大收获。你与你过去的生活之间的巨大误解，你与你过去不曾有机会了解的生活的巨大误解，你对另外的文化、风土人情的巨大误解。误解消除犹如坚冰破碎，谢天谢地，你可以比以往清晰十倍、百倍地看到水下的世界。

《大风》也是家族小说，但绝对不同于《大江》；《大野》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子如何在她们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响，差不多同时期创作的《象拔蚌》里的槿芳，因为一个偶然摆脱了生活的常态后，发现了生活的粗鄙与恶俗，她开始挑战原有生活，以期获得一个更不合常理或者更残酷的未来。我想起王家卫拍的《繁花》，因为王家卫是上海人，又因为他离开上海已久，所以他比始终留在上海的导演更能把控那种上海

的腔调。因在上海，又因不在上海。抽出身来看世界，脱离“当局者”视野，便会有惊人的发现，以及对自己莫大的超越。

**青年报：**我们正好来谈谈你最新推出的，也是你第四个阶段的长篇小说《月下》。《月下》中有一个主人公叫余文真，她把出租屋命名为“小留”，然后藏身其中，把自己重塑成了平凡英雄。你从“大”到“小”的转换，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

**李凤群：**这样的发现令人惊喜啊，我这会儿才后知后觉，原来，我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“大”到“小”的转变，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，我此前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放下“大”，转向“小”。但是，所有的变化里都蕴含着作者真正的愿景。我可能非常希望自己从宏大走向平实，从历史走向现实，再从现实走向未来。是的，必定是这样的脉络。

**青年报：**书名《月下》，立即让人联想到“花前月下”，你写的又是“月城”的故事，透出了一股浪漫气息。但我们同时又知道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，结合你的人物故事，解读一下这个书名吧。

**李凤群：**《月下》原名《达摩克里斯之剑》，在文中，有多处写到剑的场景。比如在郊区，有一辆挖掘机，在黄昏的映衬下，像一只悬在眼睛中间的剑；在与男友谈判时，双方父母的语言也像剑出鞘一样短促有力；在形容丈夫王一明对游戏的迷恋时，也用“剑”来形容他对生活的逃离，换句话说，就算名字改了，悬在人们心头的“剑”也没有掉落。但是，一部作品的名字不仅跟它的气质息息相关，也跟它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小说写一位叫余文真的女子，四下张望，四处打量，渴望被看见，渴望被爱，渴望在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，但最终走向善意，走向爱。《月下》这个名字散发出来的清冷气，很符合我对这种主题的定位。我认为小说的题目和它的内容是表里如一的。

## 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### 人物

李凤群，安徽无为人，安徽省作家协会

副主席，现居南京。著有《大江》《大风》《大野》《月下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曾获第三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，江苏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长篇小说奖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，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度长篇小说奖，南方文学盛典2020年度小说家提名奖，中国好书奖等奖项。

### 3

在阳光灿烂的窗前，缝补或修改衣服是我的最爱。

**青年报：**你认为这一阶段，“困兽不属于自己，不属于自己，也不属于河道，自己的困兽时期总算过去了”。你所说的“困兽过去了”是指什么？我可以理解为解脱或者解放？这与异国他乡的经历有关，还是与岁月流逝、步入“不惑”之年有关？

**李凤群：**我并不清楚究竟是解放还是解脱，也不确定是否跟异国他乡的经历有关，更不确定是不是年龄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这样，但我能清晰地感觉自己的平静，以及对宁静生活的渴求。我多次表达过对现状的满足。这现状包括：写过大家伙，也可以不写；去过很多地方，也可以哪里都不去；接受荣誉，也接受长时期的孤独，可以改变，生活可以有较大的不同，如果跟昨天一样我也能喜气洋洋地接受。

**青年报：**著名评论家杨庆祥的评语是：“中国式的包法利夫人，一个平凡女性和世界的对峙和对话。”写女人应该是女作家的优势，你谈谈小说中哪些地方，是男作家可能写不出来的？有些人比较反感称自己是“女作家”，尤其是“美女作家”。你是怎么看待“女作家”这一称谓或者标签的？你觉得女作家和男作家之间，最大的差别和优越感是什么？

**李凤群：**我觉得我小说中有相当多的东西是男作家写不出来的，比如《月下》这部作品，它只属于我，不属于自己，不属于自己，其次便是《大野》，我觉得男作家绝对写不出，因为今宝和在桃，制造她们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便是她们身边的男人。我不反感别人称我为“女作家”，我当他们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大多数人并无任何恶意，只是出于惯性，只有很少一部分有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。我没仔细研究过男女作家之间的差别，但显然，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女作家并无特别的优越感，当然，这并没有阻止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女作家在全世界散发光芒。

**青年报：**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的农家女艾玛，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女人，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，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。中国当前的城市化，可以算是城乡文明的冲突。请问一

下，你认为文学与现实社会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？

**李凤群：**据我所知，许多人没有受过贵族化教育，仍然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厌倦，仍然梦想着传奇式爱情。就比如《月下》里的余文真，在城市化过程中，被更大的城市所诱惑，被不属于她的生活所诱惑。艾玛的悲剧说到底是人性对美、对新鲜事物、对另外的生活有天然的好奇心。艾玛是处理不当的典型，说教育害了她，不如说她性格中的天真和软弱害了她。每个人眼里都有不同的艾玛，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。

说到文学与现实社会和时代的关系，我认为文学就是时代和现实社会的照妖镜。我们看那些几百年前的文学作品，有时候仿佛发生在自己身边。文学的魅力还在于，它展现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你来不及经历和见证的人与事。生活缺少文学，如同冬天缺少雪花，春天缺少绿叶。

**青年报：**你无论哪个阶段的小说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贴近生活，可读性特别强。在娱乐至上的新媒体时代，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。但思想性是优秀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。你认为，思想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

**李凤群：**对于思想性和可读性，我相信，虽有偏好，但每个人都渴望写出两者兼顾的作品，娱乐至上的时代，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，许多新的娱乐形式冒出来，这对阅读来说算是致命的打击，不光是文学作品，包括影视作品都因此而面临巨大的挑战。虽然我认为两方面都非常重要，而且我也阅读过许多两者都兼备的作品，比如《局外人》，比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还比如《耻》，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，我更喜欢被称赞是一位有思想性的作家。目前来看，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够。思想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，是太阳与月亮，是一架飞机的两翼，是作家的毕生追求。

**青年报：**创作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是获了很多奖。如果让你挑选一部作品，留给一百年后的读者，你会挑选哪一部？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经典，你觉得



成为经典最重要的元素，或者说永远不会消失的价值是什么？

**李凤群：**我不认为我有作品能够留到一百年后，我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应该留不到那么久，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小说工具，是西方的，我们的文学传统，断裂了，因为传统写作资源如今无法在现代性写作中使用。同样，我们今天的写作，放到一百年后，能够留下的一定寥寥无几，因此，我对于自己有无这样的能力感到不那么乐观。但同时，我又是无比乐观的，我相信是下一部。因为，较之于从前，我将来会更加心无旁骛，激情澎湃，忠厚与诚实。我相信，所有开放过的花的美，都会被记得；我相信，活过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就是伟大；我还相信，就算一片雪花落到某一个人的头上，也意味着属于所有人的冬天的到来，没有人是独自的，永不消失的是爱的能力，以及对它的持之以恒的书写。

**青年报：**除了写作，你业余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？

**李凤群：**实不相瞒，我是个无趣的人，离群索居的人，严重社交恐惧症的人，也没有诸如弹琴、画画的高雅爱好。偏要找出些爱好的话，我喜欢养花。从前住在有院子的房子里，房子四周种满了海棠、迎春、鸢尾和百合等，我每天会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；我也喜欢做点缝纫活，在阳光灿烂的窗前缝补或修改衣服是我的最爱。

**上海**访谈